

龍壁山房文集卷五

馬平王錫振定甫著

龍樹寺壽讌圖記

龍爪槐在京師宣武門外西南龍樹寺中寺因以名北
面城闕四周葦蕩寺前有閣翼然而高明茂樹環擁道
光三十五季三月二十五日爲上元梅先生曾亮生日
余與仁和邵位西舍人號於同人爲先生壽讌於茲閣
主賓翁集冠履彬彬觴讌再終流連竟晷談諧間作禮
儀弗愆於時春莫天日清美林薄微翳禽鳥悅人惠風
颺然草木自馨西山拱揖來我牖戶於是先生季六十

矣酒酣有舉酌而言者曰今世士夫才五六十張筵爲
慶特須與之頃耳何有于慶唯文章之士則不然彼一
日之間而千載在焉故世唯先生者爲宜慶又酌而言
者曰古能文章者多大季蓋其閱世深而取物宏故其
季益上者業益高若宋歐陽氏明歸氏 國朝方氏姚
氏皆然然則先生其未有艾耶於是先生欣然洗盞命
酌顧余而言曰斯言也真能祝我而壽我者乎吾何以
易之哉位西旣以其言爲文先生舉冊而命書之同人
爲詩壽先生者亦以次列於後余謂人之爲斯言也乃
其所以爲先生壽也先生之樂斯言也乃先生之所以

爲能壽也余乃謀善繪者爲圖對之而記之如此同會者監利王子壽曲阜孔繡山桂林朱伯韓平南彭子穆代州馮魯川臨桂唐子石位西及余合九人

陳將軍畫像記

公諱化成福建同安人道光二十季英吉利內犯 朝廷以公爲江南提督守吳淞口一季夷鯨游奕海口不敢進時議以夷人就撫廣東將撤防公獨笑曰犬羊有信哉留本鎮兵弗去冬雪盛數日夜積平地數尺海壩嚴寒公時棹小舟往來海濱風浪中或行營撫士卒嫗响如家人而是時定海再陷賊進據鎮海總兵謝朝恩

欽差大臣裕謙相繼歿吳淞左右民恃公在獨晏然
明率夷陷亾浦江南始震大府集各路兵至夷窺內洋
擊卻之番舶盛來橫海表十餘里於是安徽河南各路
兵分守教場及城東北叅將崔吉瑞守東礮臺公夜與
周世榮語曰吾兩人福皆不薄周愕然公笑曰詰朝功
成吾與汝受上賞不成吾兩人亦俱不朽矣豈非幸哉
明日夷船排江進公督戰自明至于日將中擊沈夷船
五火輪舟二賊不得進望見城南大府駐軍旗纛萃攻
之徐州總兵王志元先奔教場兵西奔城東北及東礮
臺亦全軍遁夷乃併力攻公周世榮欲奔公拔劍將斬

之周逸賊登岸礮子雨集中公顛復起猶手自然巨礮
傷重死把總許印福守備龔齡增以下八十餘人皆死
之嘉定令鍊廷璜募公尸獲積葦中命工繪像二一吳
淞民畱祠之一歸練君此本乃公鄉人陳君金城自練
君所墓出者出以命記公死十日練君始得公尸而色
如生故今摹狀其鄉人識公者見之皆雪涕云公之卒
誌狀闕如陳君旣爲公神道碑而其事不詳歟康自英
吉利內犯連兵海上數率吳淞之役凡江南北人皆謂
陳將軍一軍猛勇可得捷而竟敗死吳淞敗而江南幾
危於是東南海疆夷舶所經披猖幾盡 朝廷始慨然

而用撫矣瞻公遺像慘然悲之王錫振記

遊百泉記

百泉出輝縣西南蘇門山麓潛爲湖廣數十畝酈道元曰百門陂方五百步在其縣故城西蓋卽謂此道充二十五年十二月乙巳自汲縣五十里至湖上日暮水氣漸升如縠紋縈紆少頃月出氣益蒸若煙若雲若霧雨霏微著人衣袂湖水清澈見底儵魚出波水鳥飛鳴格磔其間湖中清漪閣四圍檜柏十數皆百季物月光穿樹隙入樓檻與水影激盪作雲霞之色湖南岸有白露園面湖數楹游者息焉北面蘇門山瀆西得衛河源泉

自山之足剖石出稍東泉出漸多至湧金亭下大小珠
琲千百簸湧而上朝日射之金翠閃爍炫不可狀夜靜
臥白露園南楹聞簫笙萬竅聲倏遠而近蓋卽是也百
泉旣爲湖乃東南出經馬橋雲門入新鄉匯小丹河水
東流汲縣爲衛河東北合淇洹漳諸水入臨清漕河北
歸海衛之詩人嘗曰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又曰茲彼泉
水亦流于淇今淇在衛東北境而百泉自西南趨之所
謂泉源泉水是獨詩言左右者今勿合或言古衛國都
在今淇縣治湖東岸爲 皇帝行宮竹樹繚之循宮牆
北行盡爲郭律晉卿祠祠之西岸爲邵子祠稍南爲孫

徵君祠數先生者皆嘗隱居講學於此而攷所居梅溪
夏峯去百泉或數里數十里以泉之勝宜諸子者日來
徜徉吟嘯其間余方自京師渡桑乾歷燕趙齊魯之境
平野蒼黃沙塵漲空涉水黃河以南至大梁行路千餘
里復西北折而入衛乃始遙遙見太行之山輝之爲邑
獨在山水環匝之間泉甘土饒宜魚稻水竹清美因竊
慨想古之君子其將有所成名往往闕處名山大澤之
中以屏絕世事而自成其德業又恒有師友之居游使
其學問有所據依以爲之導而余方壯年奔走塵壒其
中日隙就使其能浚然以去將有一廛之居于湖山之

濱高人碩士日左右提命之猶自度其懶昧殆不可爲
而況乃斲然有不可得者耶余來湖中越二日辛丑始
去慨然誌之

夜登蘇門山記

百泉湖北岸卽蘇門山太行之山亘白陘修武而東滌
延繞輝之西南北境幾百餘里曰駝峯石門方山韭山
者皆太分支山韭山別出尤魁特形如几自北折而西
南岡嶺盤紆數里許止於蘇門若覆釜然百泉出其下
余之來以日旣夕月出山東南樹石朗映甫登山半亭
有物自檐角飛墮地大如箕聲嗚啾疾走從山下去土

人謂山有老巨蝮不時出也山巔聚石若龕或謂孫登所居上爲臺廣袤丈餘俯瞰百泉湖水如鏡逶迤南出於馬橋屯堡微茫煙樹中迴視韭山麓野燒十數相聚散長短時若列炬若貫繩若遙遙洲渚間舟人持纜者往來上下變幻不可測北顧太行自韭山北帝復西蜿蜒漸高入雲霧中蓋山自平陽蒲州以上北連幽薊跨有千餘里東南並澤潞諸州以屬衛懷大河橫其前其氣磅礴至是將盡則左右旋辟而爲蟠結之勢徃徃甘泉靈瀆在焉古之君子處世將亂擇地而蹈者每樂其幽勝足採釣以來隱魏晉之間司馬氏方恣睢行其篡

亂孫登於此棄妻于彈琴嘯詠悠然窟室之中以默爲容夫士有才行慮不得當一試以効用國家而乃使其箝忍以來自全非有國者之所利也由登以來歷宋元明之代皆有隱君子者投身於此今國家承平百餘季間大抵山林畏佳之區皆爲黽黽叢窟之鄉曾未聞有鉅人長德來棲遁者於戲非朝廷清明草野邊賢罔伏之盛其何以致此哉是爲記

游衡山記

衡山五峯祝融最高世稱拔地九千丈者也嘗迴雁其尾嶽麓按諸圖經山爲岷山南支經贛陽越烏江沅水

南極蒸湘二水合處東北盡洞庭大江隄之山南水合
流經嶽廟皆入湘其後左右或入蒸或卽東合湘道充
丙午三月四日巳未余舟泊衡山時積雨彌月肩輿行
三十里抵嶽市宿方出縣門數里遙見五峯巍然雲氣
霽其上明日庚申雨止自嶽廟登山數里得石磴行五
千九百餘級始循絡絲潭行左右泉水來匯潏然有聲
及半山亭下視嶽廟朱明赤帝諸峯培塿數十湘江南
來如匹縑再斷再續以東亭又上乃穿行雲氣中前後
數十武外皆雲不復能見其化至光天壇乃見祝融在
其西上一峯獨無雲雲皆在其下峯巔有祝融祠坐祠

前四顧足下唯見混茫一白間出艷艷或時霍習佗海波舒卷之狀有聲自其中來砰隱澎湃如風水衝擊者然遂疑其下皆洪濤巨浸也峯前獨見炁天壇壇後一塔嶷然俄其西雲氣中見一峯頂圓如笠又南亦數峯出仰承祝融周衛佗城郭狀其東一雲漸興覆之微風東北來足下雲皆冉冉佗麴塵上著人面其炁眇目炁天壇亦不復見乃下會僊橋歷觀音崖高臺寺道旁泉聲泠然古松怪石時出冥霧中若奇物怪獸露爪齧齧來將搏人由炁天壇後塔下還宿壇中是時雲氣出入牖戶間壇前樹石或見或否積水落檐瓦鏘然夜中雨

甚寺僧言每當雷鳴風大作則壇屋震撼檐前石柱皆
岌岌如有聲或其然也天明雨止雲氣益滃鬱下半山
亭數里至玉版橋乃始得見朱明赤帝之峯斯游也余
旅次積雨中浹策以登登山幸不雨以雲故山之奇不
盡見然亦以雲而所見特奇寺僧勸歷水簾方廣諸勝
憚乎其不可留矣還嶽廟由廟後側復至集賢峯下謁
集賢書院以歸歸舟明日夜泊雷市記

石魚山記

石魚山在柳州城隔江二里餘胖江繞城如帶南岸皆
山登城南樓望之天馬正南最巍特餽山駕鶴四姥僊

奕左右森然若屏幃獨西南一峯稍小者蔚然隱秀蒙
茸草樹若常有煙雲繚繞之者乃石魚也山腹三洞若
聯環通緣山東麓登石級數十礪然澹邃者爲前洞中
廣袤十數丈四壁乳泉叢縮異狀時或琤琤作水樂聲
東踰石門豁然虛敞者爲後洞出洞有麓迴望穉城煙
火江飄蒼然無際前洞西上又一石門差小而高登數
級得橫洞乃數十武下砥平而上淡黝北有石牖天光
眩之又西有石徑中黦若漆塋确始不可游山南之半
石出若厂鑿石出磴有閣翼然祀大士像閣前對僊奕
之山羣樹蚪蟠繞檐際靈泉穀鳴在其趾閣左磴西有

亭曰跨鯨亭右崖側際小閣以祀呂僊者曰洞賓閣游
人皆憩息焉歲之丙午自京師歸毘城南十日居將去
同游攜壺榼游三洞遂飲跨鯨之亭依然少小游釣之
區不見者且十季念晉之游不可復後之游復不知其
何目也不可以不記又嘗憾於晉子厚之誌吾柳山水
比於永州諸記文特高而志益簡於簡之中稍詳於僊
奕而石魚又簡今僊奕之山求子厚所稱諸穴者已不
可得石枰雖傳言而亦未或見獨石魚三洞子厚記言
有穴類僊奕耳余甚惜僊奕諸穴不復能游何陵谷變
遷歷千百季遂若是其不可測耶夏千百季而後之視

今其與吾今之視子厚者又何如耶山形植起如立魚
故又曰立魚峯云

游天湖山飛水潭記

粵西三江之水匯蒼梧下肇慶羚羊東之羚羊峽東北
岸曰羅隱邨溪流出焉循溪行出峽山背十餘里溪流
或見或否抵天湖山麓溪益微出沒山石間作田水聲
登山及半有亭南北兩崖對立松篁檉檜之木蔽翳天
日中夾石礧泉出始漸豪花飛雪舞曲折繞亭下去踰
欄再登旋折百餘級泉聲隱躍林薄中前有巨壁磴道
左右出左達慶雲寺在象來峯麓爲山之最高處右循

巨壁陟降又百餘級岡嶺四合忽聞雷鼓鞺鞳之聲震蕩林木木葉不風自下高崖極天崖頂中稍凹處泉噴出一再折數丈如匹練沈沈落無聲崖半巨石挺出大輒泉激怒聲始大左右分流若裂縑十餘丈濺珠噴玉其左者尤奇又下若飛雹大小千百擲崖落者得礪平流百餘步坐礪側磐石上觀泉水從足下過蓋油油然礪絕崖起泉復怒迸爲三山蓋狹泉怒益甚併三爲一聲礪泮亦益豪數丈乃不見自磐石下窺澄潭溜之湛然淡碧凝流若不動者蓋泉自崖頂落五折下數十丈豈橫廣亦將十餘丈然其右猶十數丈黝壁濯濯然意

春夏泉方盛時皆其落處顧皆以潭納之自潭稍溢者
乃復爲泉自山半出也天湖一曰鼎湖譌說不足辨或
曰頂湖以山頂先有湖常不竭人莫知其處或曰慶雲
西上有寺曰白雲者其旁有湖或又曰白雲在山之背
非其頂余以山之泉自崖頂落必有所由至湖其在焉
意山之巔夔寥絕之區人所罕至而未見也登山日未
中及下山半亭已日西復循溪行至溪流入江處登舟
日遂晡云

羅浮觀瀑記

羅浮之瀑以百數最大者長壽澗瀑黃龍洞瀑黃龍瀑

如兩白龍對舞空而下至洞口合乃縱東出長壽瀑自
大小水簾洞落長壽澗五龍潭受之或言瀑最盛時溢
流東奔至麻姑潭乃已余自五龍潭循澗入崎嶇數里
西北見水簾洞黝壁天立瀑流懸縈其左路絕亂石橫
澗殆不可徑日落風生谿谷皆鳴有聲般然若鐘鼓之
音隔山至者而澗樹中棲鳥群啁晰起若沸延祥寺僧
人王方忽菲屨持炬尾至余見相與大笑而余亦不復
前矣華首臺之瀑蓋小而尤奇臺在山西少北或曰浮
山下峯山多巨木林壑幽秀臺後有寺寺後稍東合掌
巖又東瀑從崖頂落崖半仄而入左右夾石壁瀑適下

於其間十數丈柱立而空其中下復有巨石如卧圭澗中適承之瀑著其半濺起如珠貝噴出從地中其半無瀑處人可登而坐卧寺僧言此瀑獨不以時盛衰唯視著處差大小侏瀑湔涸以時雖大若長壽縱橫將數里而盛時徑阻絕不可登其勝處人皆不得見余嘗觀瀑天湖以爲至快入羅浮所見始多然皆不及天湖獨華管雖于天湖差小而尤靈余之游也以道充丁未三月癸未自石龍乘小舟至明月寺登岸肩輿三十里達延祥寺在寶積峯下明日登寶積峯過麻姑潭至冲虛觀還入長壽澗夜宿延祥寺乙酉入黃龍登老人峯頂圖

經載寶積爲山南麓高峯又上龍虎峯又上老人峯又上玉女峯又上大小石樓鐵橋上界三峯天池在焉又上乃飛雲頂爲山最高處然玉女峯上則常在雲霧中不可見登老人峯頂乃見玉女端然荒徑莽塞山風猛惡來若將擊人去者不可留乃還復宿延祥寺夜大風雨天明西至華筍臺新雨故瀑益奇寺僧訂明日復游辨浮山之勝丁亥雨作乃出山亦三十里至九子潭小舟還石龍蓋山出入必以九子潭筍人所稱泊頭者也山之東冲虛觀東南白鶴觀南延祥寺西黃龍觀又西稍北華筍臺北酥醪觀僧言酥醪瀑亦奇山中屯聚數

十以多瀑故田皆沃山東南西諸瀑皆下入羅水唯北者云自從化江出斯游也從之者畫士王友珊昆明人延祥寺僧玉方

山塘泛舟記

余臥疾吳中者二季庚戌秋病已與姚子子楨及余妻兄施叔虞者數往山塘會客宴樂每日中往中夜而歸殊未足言游也九月朔日將有越行登舟日午子楨乃偕高君雲亭拏一小舟相送舟中慨言山塘虎邱之勝殊未及辨子楨發興謂特咫尺將窮目力以往涉焉適雨及晴而日已晡子楨獨興不已從之舟行抵千人石

登岸石故闕屢叢集之所方暮游者皆散樹陰飛螢三五逐客行天亦漸曛由石而登得級數十達韋公祠扣扉升謁乃登其後小樓樓踞一邱之最高處暝色蒼然極望魏城煙火皆冥濛煙靄中由樓後望欲來管人游所謂後山者亦皆昏不可辨徘徊頃之還舟又行及達山塘夜色益昏兩岸燈火星然起滅子楨出壺榼具雲亭呼鐙連飲故豪子楨已殊弱余新病尤不勝薄醉出循樓檻忽見水濱舫船數十燈火繁盛管絃嘈晰聲起茗沸游人曼姬歌謔之聲隱約來與水濱蟲蟀時相間襍冷風蕩之倏近而遠隔岸葦間漁火斷接夜天如墨

繁星爭出參斗下，亟欲與船中鐙火摩激。於是三人相與大樂，謂山塘之游，屢矣。莫樂于此，時卽此時之游，山塘者，眾矣。莫樂于吾三人，不知三人之自謂樂，邪抑人皆將謂三人者樂，邪人之樂者，三人見之，方引以爲樂，而又以爲莫余樂。三人之樂，則人罕見之，人固不能知。有三人之樂，則三人乃所謂自樂其樂也。或曰：特惜韋祠之游，之未得極，夫臨眺之奇也，顧得之彼者，不失之此，邪。吾觀韋公澹蕩人耳，吳中大藩，古今豪雋，赫奕最盛，而公獨尤著，何歟。其爲得失，又何如哉。歸舟夜半，重泊閶門，子楨雲亭別去，余獨放舟行，赴越中。記此將貽。

子楨雲亭并欲示夢玉也

韓齋雅集圖記

曲阜孔繡山舍人居於京師衍聖公邸之東解顏其室曰韓齋蓋有慕乎昌黎韓氏繡山爲文與詩一宗於韓與時海內賢豪相識文酒過從最盛乃爲茲圖題曰韓齋雅集自道光戊申嘉平之月與梅先生伯言何子子貞君之從子誠甫數人集飲賦詩爲管嗣是有集輒題記焉咸豐建元辛亥三月十日韓齋有集而余適與時有從征西粵之行三季來歸繡山乃出是圖屬記君之齋時懸婁縣姚翁春木記文義高辭淡余復何言異姚

翁哉繡山品敦而學淳所業駸駸平皆越時流而躋古
人晉人謂韓氏之學似孟子者在其任道之勇吾謂繡
山之爲人似韓氏者卽在於其好善之誠也夫韓氏嘗
時以好招集人士嘗爲時所詬病繡山游學南北居京
師久聲名藉藉獨能尊師取友自公卿名碩以至邊隅
僑彥咸結納焉卽人亦樂相傾倒雖有狷然孤子淡曠
傲睨繡山怛然誠與多使自化至於當時一賢者名位
之通塞一文人才士術業之晦彰未嘗不身引爲憂喜
而如親得失之也此非繡山之學於韓氏而有其似之
者耶獨余有悲者自維庸謫落落於交游向時居京師

獨與梅先生及邵子位西朱子伯韓數人者游宴相樂
風雨晦明巾野服凡旬月間必再三聚不數季來風
流闐寂觀繡山茲圖所題記自余與集於此嗣其後者
亦不過一二而遐念當時諸君子嘗與於韓齋之集者
與余有識不識而莫不相聞而或以歸或以歿或以遠
官甚或遭時離亂而蹤跡不可知然則一時其人其事
之圖而記之繡山其能已耶

蘭渚游記

庚戌九月十有九日余謁墓於蘭渚之黃塢蘭渚者出
偏門將十里舟行過狹獮湖水稍狹至此復寬故名四

山環繞中有東西兩岸邨市相連石橋橫跨水上以通
往來居人聚焉故又曰蘭渚橋鄉人率以是稱舟從橋
下過里許至黃坳旣事日銜山舍舟而陸行數里抵蘭
亭時猶未暮亭左側有法雲寺稱幽勝游人之所憩也
余以暮不及往遂直趨亭亭之廣袤數丈欄檻就衰中
有豐碑屹然爲仁廟御書蘭亭修契序文字如巨盃
波磔偃畫搆體悉如羲之所書其天縱雄偉龍跳虎臥
之概疑有羲之當時所弗如者其背爲純廟筆窠大
書御製一詩則神理茂實如海涵而地負想見當時
國家盛隆赫奕之世聖祖神孫峻德巍業世相繩繼

舊基浚濠爲壘於三門所築樓如營門狀而仍舊名獨
拱辰尤偉觀羈太守哈君問梅題額曰待蘇樓蓋昉於
宋州守許公中攷許公建樓在州署後以杜子美詩有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之句樓久不存而今拱辰在
城北方哈公之以許樓名之有以也柳山羈也胖江抱
城東南西三面如帶群江之南岸天馬石魚屏山四姥
諸峯列焉西之溪峩東之桃竹左右對峙而城北鶴山
特起爲羈主峯粵地極南而處下柳尤爲羈於諸苗蠻
錯出之間前邕後桂控鬱而引黔軍門提兵爲重鎮焉
當宋儂智高之亂狄武襄平之嘗一築臺犒士於此今

之所謂將臺者巋然獨存及明嘉靖間藤峽之役方殷
韓襄毅王文成先後立功之際五都蠻亦跳梁不靖為
時甚久襄惠張公獨任其事於魏將沈希儀而授之方
畧隼擊鵬勦鉤距縱捨茲樓之興實肇於是自是以來
蠢頑胥化兵革不興當時承平民生老死耳不聞鼙鼓
之音目不睹烽塵之色者必數百季獨藤峽之間流惡
所積恆數百季而其氛一見自智儂高之亂以逮今日
小則毒痛一隅大者遂至燎原為害於天下竊嘗以為
民風自水土出傳所謂土薄水淺則民愁墊而多疾民
愁墊而多疾則其氣久蘊鬱焉必至於易煽而為奸非

有能震疊之以慄洌之威者則不足以淡災而紓患蓋
蘊鬱至久則患氣日滋而震疊之神則善氣亦可久此
有心家國者之所當深察而管張公築郭之意與許公
名樓之旨爲不可忘也哈君之額斯樓時方當以疊去
毋亦以告後人之意歟登斯樓者擊汰泮流歷攬石魚
天馬諸峯之奇秀對鶴山之巍特廻顧將臺遺構慨然
想見武襄襄烈諸公奇勲偉烈念撫斯民者惕勵之心
之不可以已也則茲土之獲蘇其有艾平夫豈徒曰雄
觀云爾哉

須砥課誦圖記

須臾課誦圖者錫振官京師所佗也錫振之官京師姊
在家奉其老姑不能來今姑歿矣姊復寄食一姊阻於
遠行錫振自官京師之日蓄志南歸以迄於今顛頓荒
忽瑣屑自率以不得遂其志念自七歲時先妣歿遂來
依姊氏姊適新寡又容其邊腹于熒熒獨處屋後小園
數丈餘嘉樹蔭之樹蔭有屋二椽姊攜錫振居焉錫振
十歲後就塾師學朝出而暮歸比夜則姊恆執女紅篝
一鐙使錫振讀其旁夏夜苦熱輟夜課天黎明輒呼錫
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杪安二巨石一姊氏擣衣
以爲砧其一使錫振坐而讀讀日出乃遣入塾故錫振

幼時每朝入塾所受書乃熟於侏童或夜讀倦閒遂於嬉遊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貽母氏地下賊矣錫振哀懼泣告姊後無復爲此言嗚呼錫振不肖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執一卷就姊氏讀日惴惴然於悲哀窮賊之中不敢稍自放棄自二十後出門不復讀業日益荒怠念姊氏之教不可忘故爲圖以自省冀使其身依然日讀姊氏之側庶免其墮棄之曰澗而終於無所成耶爲之圖者同年友陳君名鏞知余良悉故圖屬焉

陳抱潛投硯圖記

余始居京師陳君抱潛因蘇子樹谷來交余抱潛率少
好讀書京師富饗之所自出乘堅策肥以之乎五達之
衢者車聲雷鳴而余每過抱潛恆執一卷坐斗室中季
餘抱潛歸杭州又季餘復來京師兩人者相見各牽人
事遂已不若管之意氣日者抱潛出此卷授硯圖來索
記言則抱潛自志其幼侍於尊王父時事計先於吾兩
人始交之日又幾年餘矣人生束髮受書誦習周孔自
其立志之始與其祖父之所訓勉未有不以聖賢爲歸
向顧其後日之所自成者何如耳稍長而人事間之遷
而去者幾何又長而世故難艱轆轤之事重搖撼之遷

而去者又幾何蓋非豪傑有立之士未有歷乎數端而
猶能確然自守其始志者而天於此恆若故出其百變
之塗以試之一且不守遷之以去譬猶操舟入江海遭
潮汐暴颶颶檣柁俱亾以飄入於洪波駭洄或至絕
流窮島之中豈不可哀也哉抱潛生世族有美材尊人
方立朝爲名卿抱潛優游侍奉以善承先祖之所貽則
猶未及乎潮汐暴颶之來之頃也而斯圖之意殆將自
理其颶檣柁唯恐潮汐暴颶之來至者然則抱潛其
將爲豪傑有立之士乎哉且夫含節分甘人家常有之
事乃其後或遂傳爲故事抱潛爲圖之意誠不僅止此

然抱潛果能成其志事蓋有不期而自至者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是爲記

南歸錄

道光二十五年冬余以假將就婚衛輝歸葬前室張宜
人桂林省姊劉氏廣州十一月戊寅出都門嚴寒以二
騾馱張宜入匱行已卯渡渾河次固安庚辰渡涑水宿
雄縣辛巳過趙北口次任邱壬午過獻縣癸未寒稍霽
過景州甲申過德州渡運河浮橋呂介存自天津來遇
乙酉次荏平夜雪丙戌介存別去將投濟甯過東昌雪
霽登嶽光樓遂宿丁亥霧過莘城十二月朔戊子過濮

州已丑次東明集兩日皆行積雪中自德州入山東境
至此復絕直隸西南東明長垣兩縣界庚寅渡河次蘭
陽河水唯渡口里餘可容舟辛卯達開封以張宜人匱
殯城東沙澗寺將復渡河以北至衛輝癸巳渡柳堰河
甲午抵衛輝施曉巖穉守館之淇泉書院而穉守以公
出已亥游百泉登蘇門山宿百泉三日還淇泉穉守歸
甲辰夜雪至丙午霽積地數寸巳卯就婚施氏二十六
季正月朔丁巳在衛輝穉中人循俗往來相慶燕丙子
發衛輝丁丑渡河至開封壬午發開封張宜人匱偕行
癸未宿朱曲鎮謁國大夫祠甲申次許州夜雨乙卯渡

潁水次襄城丙戌風曠寒甚過葉縣丁亥次裕州庚寅
過新野渡白河辛卯逢樊城登舟北風日行百餘里辛
丑泊沌口風逆舟不得前壬寅雨風止逢澧口甲辰出
窪口風泊夜聞江聲如雷戊申至岳州登岳陽樓舟行
復數里入洞庭湖口風雨雷電交作泊扁山下巳亥過
湖自辰至酉疾風張帆行二百餘里東岸山猶積絮知
夜方雪壬子逢長沙謁座主丁學士善慶時主講嶽麓
甲寅發長沙二月巳未至衡山縣積雨兼旬江漲舟行
殊艱將詣衡嶽登岸乘肩輿行三十里夜宿嶽市雷雨
逢旦庚申雨止謁嶽廟從廟後登山五千九百餘級至

上封寺又登里許至祝融峯頂謁祝融君祠日暮復雨
夜宿允天壇有雷天晦雨止下嶽廟館還舟乙丑至衡
州夜登迴雁峯見月辛未至祁陽泊舟潛溪江水漲甚
不得前甲戌發祁陽戊寅野泊夜大風雷雨雹庚辰至
蘆阜入粵西境癸未至全州登湘山寺浮圖絕頂擬由
陸行聞靈渠漲未落仍以舟丁亥至唐家市戊子入靈
渠權興安令李君遣人護行辛卯出陡夜雨漲甚癸巳
舟行石頭壩觸石敗舟雨中人匱登岸易小舟行八十
餘里日晡始達桂林剛日詣南塘先塋以張宜人匱殯
城南雲峯寺城中戚友往來餽問不絕蓋余雖縉紳而

少小居游桂林之日爲多當路自撫軍周公之琦以下
皆一修謁病泄數日擬以張宜人匱祔葬先塋不果改
卜城南茶亭堡地以五月戊寅窆墓成將還柳州塾師
秦先生向會試灰京師請鄉人唐子石以其匱還桂林
將一季矣其家幼弱弗克出迎乃以小舟載遣僕人自
東陸先行赴蘇橋驛閏月巳亥發桂林晚次蘇橋辛丑
舟至壬寅過永福癸卯至雒容肩輿半日達羈城而匱
仍以舟行辛丑舟至匱歸秦氏戚友往來餽問如桂林
詣劉母墓設祭余所嘗爲墓碣者也壬寅發柳州夜宿
白沙爲洛清江合柳江處甲寅過武宣紅水江出合潯

江盛漲紅濁殊可畏人江路多盜舟人戒行乙卯至潯
州刺史顧君元凱權桂平令沈君雲皆出見丙午至平
南劉嗣菴客此出見老矣明日嗣翁攜酒會來舟同節
始去夜泊白馬汎巳未至梧州權蒼梧令陳君慶桂出
見壬戌至肇慶登閱江樓敗矣甲子過三水日暮風雨
野泊盜舟來窺舟人持戒甚嚴不得犯雨止復行數里
泊僊管汎乙丑風泊兩日丁卯達廣州斯行也水陸之
程將萬吉凶之事並行婚衛羈居一月桂林修治先墓
爲前室營葬居兩月餘郴州居十日耳姊氏在廣州于
是居一季噍郴州吾歸耳桂林吾歸耶廣州旅也所親

實在居又最久然則廣州歸耶書以志慨

櫻江王氏族譜引

三代之時公侯卿大夫皆世家人能詳其氏族尙矣魏晉隨唐之代亦重譜學歷代圖譜官局置郎令史掌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上之官爲攷定藏於秘閣副在左戶亦詳矣哉顧獨囂然於貴賤等差之辨復於秦漢以來千百季氏族淪泯之餘各尋其命氏之所由此後世坳託謬妄之弊之所從生也晉吳祖王氏嘗輯家史攷晉司徒公導而下迄於勝朝封王者五人公九人侯三十八人登政府歷州邑擢進士第者合七百九十

餘人蓋吾王氏之族自江左以來尤顯司徒公之後分
大名金庭姚江數派大名王氏最著於宋自晉公祐而
下又分九江泉州涪州嘉禾甯波武林數派文正公且
而下又分黃巖河陽數派文正公子懿敏公縈而下又
分暨峯橋湖州孝豐餘姚及山陰之王灣檀江蕭山之
苧麻西興金華湫上諸派乃世談譜學者則固以王氏
之託先於晉與蕭氏之託先於漢太傅望之者同譏矧
及後世數千百季派衍愈繁世次尤不可稽故吾宗之
籍山陰先曾王父嘗有譜王父纂錄之以家世單微經
播遷蕩越之餘十世以上所莫能攷則闕如焉蓋家之

有譜尤覺信而可傳詳者之失有不如其簡者之得也
裡江王氏山陰舊族也派分於宋文正公舉人坤遊京
師以其族父某某所輯譜來徵敘其所載於先世傳狀
宗支世次悉詳可謂勤哉晚近士夫號稱淹博或馳情
於九州之大萬物之蹟而至於其祖禰所從來則昧昧
然置之其惑者又竊埒于古晉世族或當世譽盛之家
以爲焜燿孰可悲焉余聞某某季將老困童子試弗遇
棄去勤勤於茲譜者有季其於先世所傳稱引繇博皆
有所徵而弗敢妄世修代輯斷以至於信而可傳非子
孫孝慈者之所宜用心哉抑吾聞天下者眾族之所積

也自譖學衰而教家之法不行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收族故百姓睦百姓睦而天下平矣此又凡爲
譖者之所自而余與某某當同勉也

王剛節公家傳跋尾

英吉利重犯定海城亾之日王剛節公及定海鎮總兵
葛公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公國鴻同日殉余嘗讀葛公
季譖而爲之誌今讀上元梅先生爲王公家傳言二公
當日事大略同獨葛公季譖言公守曉峯嶺葛公守土
城此言公守土城而葛公守曉峯余誌與梅先生傳皆
據兩公家狀以書而有此牴牾何哉攻城之陷實自曉

峯兩家子弟豈心有惡乎是而故爲舛譌者歟抑皆不親目當日事而傳聞失實歟當二公旣殉大臣奏章言葛公歿東嶽宮乃據當時諜報東嶽宮故在土城葛公歿實轉戰至竹山門定海縣民徐保來尸以歸其言宜信而諜報第知城危時葛公在東嶽宮及城陷戰亡則必以爲歿當其地是則葛公之守土城於此乃益有徵且以定海本鎮兵而當土城之衝於事理亦宜然此皆不足論論其大者則二公皆所謂折衝疆場有死難不可奪之節者哉且曉峯之陷徒以不得覈耳持饑疲數千之卒捍懸海之危城當敵大隊譬猶徒手以搏豺

虎久必力盡而自斃世豈有咎其爲豺虎所爪噬之一
臂指而以爲不力者乎夫何足諱而爲之掩也始定海
旣復番舶寄泊海墘夷人率登岸襍市賈貿易 欽差
大臣裕謙執諫者二人憤割剝焉而張其皮城門夷聞
大懼聞人言公力戰時中賊斃傷一足乃陷於賊賊效
裕公所爲糜其尸嗚呼豈不尤慘烈哉三鎮同戰歿而
公尸未歸則或此言其可信也司馬遷曰人皆有一死
而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彼輕重得矣則或一淩而
死與殉醢而死者等耳乃吾觀古忠臣烈士當其被斃
尤毒則後之人尤歔歔感激焉抑獨何歟夫人之心必

有所申彼中於利祿名位者曰顛倒於膏梁文繡酣豢
怡悅之中人見之者或將厭焉而彼方泰然自以爲得
也忠臣烈士崎嶇險難或輟轉於刀鋸鼎鑊之間淺夫
陋人攢眉蹙額以謂大感至相悲涕亦安知夫受之者
不心甘焉如人奔奔於塵囂倏然而乘清風出浮雲以
遊平塊塹之表猶夫利祿名位之從之泰然方自以爲
得也孔子曰來仁而得仁人能各得其所欲得而又何
憾焉公在壽春尤得軍士心壽春天下雄師驍勇善戰
公所將數百人至定海多從戰歿罕生歸者吾故因讀
公傳論傳所不載而竝著之以爲世之將兵者告也

桂林陳文恭公家書跋尾

吾與陳文恭公德望位業童子時卽心嚮之比長讀公書過橫山式公之間慨然想見其爲人桂林坊肆間有刻公手札節要一書者尤愛好之以爲凡人執筆臨文少欲有所自立必不免矜心佞意於其間唯親知酬應往來簡牘每其時甚促而其事又細則不假思繹稱心率意而爲之者而其人之一真徃徃載之以出而不能掩君子察微吾於公之手札一書所以流連不能忘也咸豐建元六月公之六世孫肇甫以公家書冊來示予爲之莊肅起敬如與公之晤然黃髮靖其退食與其子孫

家庭離肅之狀儼然相接於百數十季之前何其幸哉
蓋家書之伦比於親知酬酢往來簡札尤多不假思繹
稱心率意而爲之者而尤使人想其精神意象於筆墨
之間肇甫慎寶之無妄示於人人吾恐彼不知爲幸者
而或漫加藝也計書凡四皆入閣後寄其嗣君通奉所
爲家庭日用凌襍瑣屑皆不大遠於人情而油然與道
適自言游歷中外四十餘季巡撫十餘任內列正卿參
協揆正位宰輔爲非常隆遇平生夢想所不到非先祖
累積二親勤訓弗能有又公之猶子方引見授撫甯縣
令公以此邑衝繁得之爲大恩幸此可想見其在家國

抑抑之小心所以高不危而滿不溢耶又公於其鄉中
祝誕之辰陳戲娛賓數千里外寓書以爲鄉人貧乏之艱
難費財勞眾不免爲累竊不幸當鄉之厄狼獾生於山
蛇豕竄於庭溝壑腐腥淫毒狙藉上相大臣奉 天子
命以來除惡而安良黍從行役覩父老子弟之憂而不
能得所以速平其阨亂也誦公言所以掩卷太息而不
能自爲懷者也

書歸熙甫集項脊軒記後

往時上元梅先生在京師與邵舍人懿辰輩數人日常
過之皆嗜熙甫文先生日謂舍人與余曰君等皆嗜熙

甫文孰最高而左手震川集與邵右一紙與余曰第識之以覘同否余紙書項脊軒記先生取邵手所舉集中文卽此也乃相與皆大笑佻日友人以此文示余者曰讀是久有不可解者視之乃文中余旣爲此志句余曰此文後跋語耳而著錄者誤與文一友人未之信也按文余旣爲此志後百十四字歷敘佻文以後十餘季事語尤悽愴動人與文境適相類人但賞其文因刻本聯屬之又因熙甫句中變記字爲志稍異其實志記字義本通而遂不察其爲後跋語也文自首至余居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句記軒之景物自庭中通南北爲一至

爲籬爲墻凡變句記軒之沿革自家有老嫗至瞻顧遺
跡如眈日事令人長號不自禁云云記軒中遺事其後
又足以軒前故嘗爲廚及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
護者數言乃記軒畢矣項脊生曰下余旣爲此志句上
則文之後論例如志之有銘傳之贊而騷之亂也中引
蜀清居丹穴諸葛孔明臥隆中二事竊以自比然則熙
甫之志非將欲大有爲于時者邪蜀清其後秦皇帝爲
築臺孔明輔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皆事振耀于當時
而名稱後世而其始在丹穴與隆中熙甫所謂昧一隅
人莫有知之者誠與熙甫處敗屋中揚眉瞬目謂有奇

景人謂埴井之蛙者同獨熙甫窮老荒江晚得一第僅
官令倅至寺丞曾不得大有設施於世以與蜀婦懷清
孔明隆中事業頡頏獨其文章爲有明一代之雄自元
明來上下數百季間莫與並者則雖不得比跡隆中亦
豈懷清寡女之豪之所可及哉余又歎夫熙甫之交流
傳至數百季其中爲人所最賞歎如此記者而其著錄
舛謬若此而人多忽之憺當時與梅先生邵舍人遊處
未語相及也不知先生與舍人其謂然不也熙甫自謂
佗此記後五季妻始來歸然則此文之佗其季未冠乎
何成就如熙甫而其通籍之文章竟莫有能出乎少小

之所爲者耶梅先生言文方出手時當其至者大致已
定率與學進推擴之耳其至之處不能有加不其信歟
頃與梅先生別久邵馮諸子亦多濶絕追維講益不可
復得日讀熙甫此文忽念當時賞析之樂因書於後
志慨云

龍壁山房文集卷六

馬平王錫振定甫著

閔貞婦傳

貞婦閔氏臨桂人父啟賢邑諸生蚤歿貞婦隨母周幼育於從大父曰見田先生從大母黎通書史使貞婦同諸女學書畫女紅皆精好性和貌莊季十七歸同邑閔孝廉允弼子長孫甫旬日而長孫病貞婦侍疾謹長孫卒貞婦將殉家人密伺之不得遂越三日貞婦縋絰出請于翁姑曰夫成室矣不可以殤願立主以待嗣許之乃哭祭如禮啟櫝啣指血泫泫自濡筆題之於是家人

咸驚歎識婦志矣明季姑某病婦割臂月求療不得姑
瘦哀毀日不支某月日婦生之日也晨興盥浴更衣出
徧拜尊嫜畢疾始革復盡焚其所爲詩辭及書字請於
母言願壻同穴遂率家人言時有音樂聲自空中來又
聞旃檀香徹屋上下云貞婦翁光弼與余同歲舉於鄉
而其從父曰啟瑞又與余好而辛丑同季生也兩家道
貞婦事唯悉故傳之以備志乘

王錫振曰粵西之水三曰府江左江右江合流潯梧以
東趨海滄泓浩瀚流漸大眾濁納焉方灘水自海陽嶺
來經桂林下平樂以爲府江湛然天下之至清雖盛漲

泛濫不可濁余嘗意有伯夷焦先生者其人生之今龍
氏閔氏皆族于桂林夾灘水東西以居於戲斯其在貞
婦歟

袁樂忠傳

袁樂忠山陰人先世雄貲聚居於邑之練塘邨及樂忠
落矣而族眾猶千餘人獨百季來未有占文武科籍者
樂忠發憤讀書弗成出游臺甯沿海諸郡邑以歸落魄
投營伍余舅氏鳳千公實佐助之其從族父也遣充辛
壬間海夷內犯時將軍全師赴鎮海四川副將朱譽領
兵後將軍令一日期抵紹興府城乃併日夜疾前驅樂

忠以本部卒充嚮導朱將軍於途行甚迫樂忠私謂其
伍曰將軍卽飛行度不得前大將軍獨鎮海金鷄招寶
兩山之間有間道長碕嶺者殊扼要大軍專守金寶若
吾軍自長碕乃轉出大將軍前且宐或見敵朱將軍聞
之喜用其言比長碕果夷大至血戰甚力軍孤失援朱
將軍父子皆歿於陣而樂忠從歿敗卒逃歸者言樂忠
歿時身已爲火傷焦爛如墨色忽自煙燄中躍起數丈
投海中嗚呼烈哉

論曰管余嘗論行軍必通天地而孟子言天時不如地利
自海夷爲亂世之講求於海疆形勝者勤矣獨於以

有鼻嘴之挫粵有川鼻灣之失浙有長碕嶺之敗又瘡夫圖經者之未足盡也然則何所據而後可哉曰求之人若樂忠者爲可惜矣何文武科籍之足云

王節母傳

節母李山陰人適同縣王余母之外氏家居縣之司馬池人曰司馬池王家夫敍三爲吾外王母兄出游粵西久不歸節母攜子苞出就之敍三時爲人行離稍畜貲而歿爲苞娶婦吳苞又歿節母攜婦吳遂居于粵之柵州余幼依姊氏柵州姊使詣節母撫余而出涕曰而母生吾咎嘗休抱之而今不見而獨見兒也節母性潔勤

而通書叟所居室室簾几清寂不著一塵日午鷄鳴庭
樹下唯聞室中刀剪聲鏗然率八十餘得風疾不起余
數過省之則母莞然拊其枕而歎曰呂文穆大賢而既
富貴獨不忘閤黎鐘又述宋太祖詔趙中令言曰若塵
埃中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蓋余少孤露而時
好忤物節母以是教之母歿余出數季歸柳州則婦歿
亦歿余至母墓一祭埽之來山陰王母氏家問司馬池
王氏又昔已滅絕夜夢母來乞爲之文略傳其事如此
論曰臣守忠婦守節所以保國而存祀也乃國亡祀絕
而忠節徃徃不爲之衰人各因所遇而行其性之自然

豈必有爲而爲之哉而節母外獨不忘惓惓以乞余文
余文何足傳節母且人外果有知邪吾固知其幻也夫
人亦何所不幻唯知其皆幻而忠節之事出矣若節母
不其然歟

袁孝婦傳

孝婦陶氏山陰馬山邨人適同縣袁樂疇余舅氏次子
也舅氏二子長樂周次樂疇樂疇循謹善事父母孝婦
性故剛達體樂疇侍翁姑尤虔順生二女松嘉又孿生
二子皆从孝婦尋染疫疾亦殂先是姑金得疫疾殆甚
孝婦割臂肉和藥進姑竟瘳數月而孝婦殂余方自粵

來山陰王舅氏家孝婦喪猶在寢得孝婦甚悉余遭癘疾一季餘不能去施宜人自京師來舅氏居余夫婦宅後樓宜人時下樓問翁媪起居謂媪操位盍少休媪輒太息言家窶艱婦能代吾事者去不畱蓋以爲孝婦言吁是可識孝婦矣子一樹本妾某出

論曰余始來舅氏聞孝婦刲肉事人皆憎其至行謂天之何不相之也既而舅氏及舅母氏往嘗同病疫樂疇樂周各割股療二親又樂周子甫十餘齡亦嘗割股療樂周疾與孝婦前後數月間事夫自世有刲肉療親之事匹夫婦至性激發往往都邑羣聚之中時一有聞而

袁氏一門父子兄弟夫婦獨數數見之如此此其有觀而起者歟世俗日澆婦姑勃谿嘗比室聞蓋若孝婦有尤難者而獨折其生此人之怡之者眾矣然吾觀天之與人賢則賢于與人祿壽此非可人人喻之矣余喜外氏家有賢子婦故傳孝婦而并述之以告世焉

祝佩五傳

金田逆匪以咸豐二季春撲桂林城不下遂東北走全州圍攻十日陷之屠殺文武官兵士民嬰婦數千人吾友祝君佩五與焉君名永文又名環其先浙江山陰縣人父繁宜以典史官粵君實生焉幼孤母夫人撫之僑

居粵之郴州與余同塾相聚處驩甚讀書奇穎漸長美
丰儀而性駘宕尤好爲詩詞工繪畫嘗一就童子試罷
人以宦籍阻之比季踰冠乃各以衣食仕宦奔走不相
聞歲之丙午余自京師假歸訪君家柳北郭下君母老
攜君婦及一子以居君時已棄儒習名法幕游粵之慶
遠河池諸州粵盜旣猖州邑剽躪君時在東蘭州幕與
平賊功州境凡被賊州牧曹君燮培必挺身親捕治君
亦時從鞞刀帕首出入鋒鏑中云賊至全州曹君方自
東蘭移權州事君復與偕州民縈強健識大義曹君與
君分城率民誓死守適新調湖南兵四百在州境都司

武昌顯領之曹君挽昌顯合城中守兵得五百率耳城
守堅悍賊梯城蟻而升城上以松瀝和竹木屑擲燒之
焦爛死者無算乃益忿攻時桂林所發追賊兵不滿萬
又多疲弱偏師某殊選悞距城猶十餘里曹君血書請
援數不敢進城中守踰旬兵民登陴者人不得替又食
且盡桂林追兵踰萬繼至賊已突城崩而陷焉咸豐二
年五月七日也當欒城時城上率饑至目眵不能視然
官民俱挺出巷戰賊憤甚盡屠之先一日曹君知事亟
啟北門使民俱出而營弗去者猶三千餘人曹君亦促
君出而君笑應之又長沙人黃君子文爲曹君書記久

賊及城以曹妻于出置佗所身復入城及是與君皆殉
死全城屠賊不守去將及旬君之戚范始自桂林往跡
君尸得之身被數創猶手竹子矛弗釋君配裘生子錫恩
奉君母今猶居柳州粵之亂余鄉親故多及難者君事
尤可傳懼其湮也乃爲之傳

論曰佩五與余同塾方少季風流自喜彈琴賦詩亦時
好擊刺馳馬躍突鄉里稱狂且州牧曹君官粵久亦嘗
沈滯歌酒自娛與君尤相得薦紳禮法之徒或賤目之
及全被賊而城守堅賊之焚死甚衆人咸異焉至于力
盡援絕殺賊以死此非所謂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哉

自全之屠而賊躡楚吳名城迭喪雄都大郡有弗一全之能與獨持者彼搢紳禮法之徒之倉皇首鼠而究莫能以自全者其視曹君與佩吾何如哉

計叅龍傳

計叅龍柳州馬平人先世山東祖國選明洪武初從征粵西蠻至柳州以功授五都都亭鎮巡檢卒子仲政貧不能歸家焉而熟知獠獍情知縣張霖薦其材以諸生承父職谿洞反者多所擒滅諸蠻畏之仲政卒子永清業農日行龍谿壠上拾巨卵異之歸翼以鷲生龍子畜以鉢鉢盈泳之池將溢焉乃縱之冲蒙邨山潭間日投

飲以牛辛之血人皆馴之一日女紅裳者過潭側龍謂血也起吞之永清怒僞爲投牛辛血者龍出飲而手刃之斲其尾龍自是潛不出或言大風雨晦冥之日龍升天行矣永清歿將出塋龍降于庭家人駭奔徐寤其鉢中物也前而祝曰爾不忌豢者耶則往卜諸幽將昇葬焉龍蜿蜒行眾尾之龍伏於計東寨之山崖下眾以永清窆焉龍不見余幼聞諸父老言讀志傳小異而大同吁神怪矣哉嗣計氏子孫爲馬平望族天順成化間登甲乙科者不絕云

王錫振曰古有董父劉累觀於永清其信矣平夫使遷

卵隴上而不得人焉以育之龍且不得生奚論溷而灰
或曰龍神物獨勤勤於施報者乃與常人同吁此其所
以爲龍者歟天下神奇之至者唯能曲盡乎人情不然
則所謂神奇亦何足貴矣龍不其然哉葬經相墓者之
說世或崇之而余不深信觀計氏之有後於柳然則其
說誠有之邪

池司業廟碑

南書房翰林池公以道允十三季視學粵西蒞事之日
揭示十二府州學曰生春奉命之日焚香告天凡官事
使此心有幾微曖昧者臯及其身殃及其子孫今與生

從約必率吾教而列其條目四曰立志曰修身曰治經
曰講學又分子目自始入塾及成學所宜爲塾規二十
四條按臨各府州攜所纂注朱子小學數千帙散於生
童之試優等及補學員者輜車所至儀從簡然及局試
星旦啟門終日肅然坐堂上生徒呈卷於座輒指畫其
利病言响响若黨塾之師弟子者然而性沉毅有舞奸
及涉佻事者或訟於庭必按之法不稍寬其質秀愿有
文者或出邊遠必導揚溫拊重飮之使就學會城十二
府州之士襍穰至桂林書院學舍至盈塞不能容乃別
翔榕湖經舍數十楹於楸湖之北居之試兼經義論策

詩賦踰季天下學政當更人復畱公任又一季丙申以
積勞致病卒公於燕間生從進謁必以禮見而道之學
嘗爲錫振言曰詞章之學靡訓誥之學迂士之爲學必
將明體達用而後居則能有所守爲潔修砥行之儒出
則能有所爲擔荷天下而不憂於無術錫振嘗謂學政
之官天子所以爲木鐸之寄者也天下之治必先於士
王公卿詔誥之所弗及士有薰被則民式之學政者又
士之羣仰而風焉者也天下之學政皆以其人而世不
亦可治哉我朝承平百季膏澤醞美而教士之效未
詳國家以羣經及宋儒傳注著爲令士誦習取科第

而能體於身心者鮮一爲揣摩聲病俳優之文以期速
化坐致顯榮其一二魁傑之材則工槃悅習矛盾自雄
文詞又其進者擘求訓音勘驗左證互相標舉見謂求
是舉凡聖賢傳道經世之書悉不問其大義所歸而唯
支詞旁解是尙蓋士學之褻蕩若此天下之人材惡得
而不衰耶孔子教人之法由小學以入大學由修身齊
家以治國平天下儒先發明之者備矣粵西遐遠士不
爭風會則鏗於簡陋而浮襍以干時好者亦希觀公命
士之言士不可以浚然而有所向哉錫振受公知沐公
教尤篤今公卒十年矣行能無狀將無以對公九原鄉

人士念公勤爲祠以祀余聞而喜又懼若余之感其德而忘其教故獨著公論學之要將揭於祠下爲來者觀焉公字劍芝又字籥庭由編修擢國子監司業率于官雲南楚雄縣人

誥授建威將軍廣東陸路提督瑚爾察圖巴圖魯諡勤勇曾公行狀

曾祖自秀贈昭武都尉廣西義甯協都司晉贈建威將軍廣東陸路提督祖子於授昭武都尉廣西義甯協都司晉贈建威將軍廣東陸路提督父謙贈建武將軍廣東陸路提督

公諱勝字誠齋廣西柳州府馬平縣人父謙以厚德聞於鄉善醫術與彤家言嘗爲人療疾遺金帛弗取日爾足重岡曼阜中擇穴地隱識之秘不語人人以是迂之公季十九棄學入伍乾隆六十季從征湖南攻克高多寨擒逆苗吳半生嗣季克火麻營以功補廣西提標額外外委把總九月由都魯魯溪進克黃土坡奪石卡木城六斬級三百功超等補義甯協右營外委千總十月克平隴賊巢進克馬頭山餘錦坡奪賊卡二十斬級五十殲六百餘人賞戴藍翎十二月圍石隆寨手梟逆渠石柳磴生擒石老喬功超等嘉慶二季二月檄調湖北川

陝軍營協勦教匪秦加耀林之華等三月攻克四方臺
傳刀嶺連下九卡燹賊數十四月賊方竄官軍截勦於
雙古木五月攻克車家灣黃花坡藥勝直抵大荒口戰
於燕子尾殲賊二千賊大潰餘眾入據王家壩官軍圍
之賊渠林之華率眾突圍出公尾之至雪尾頂生擒賊
目七林之華中槍歿十二月搜勦賊眾於朱里寨賊槍
中公剝甚 欽差威勇侯額其飭回本營列頭等功五
季補提標右營把總領補額兵赴湖北營隨將軍明某
攻破羅漢卡賊六季補東蘭營千總七季擢隆林營守
備遷梧州協都司八季五月湖北小九湖賊竄左家山

隨總兵李天林帥師進討六月賊自界嶺入川投巫山
西竄公率眾攝其後與叅將虎正林會截之賊平九月
帥廣西兵凱旋十月調燹燾營都司十九季擢隆林營
游擊兵部引 見賞換花翎道光二季軍政卓異七季
擢雲南城守營叅將十季擢維西協副將十一年擢永
州鎮總兵猺民趙金隴叛五月偕提督羅思舉等會剿
焚其巢尋廣東小冲猺亂趙子青糾黨竄湖南江華縣
境 欽差大臣禧恩瑚松額檄公率兵剿克之七月連
山猺大亂兩廣總督檄公率親兵充翼長公至率都司
郭宏升等出兵剿賊於大拱橋分水嶺礮臺山火燒坪

軍獠里大崖冲上坻園等十九冲猺匪窮蹙乞降總督
盧坤上其功得旨下部敘賞上方珍綺有差是役也
公功最上嘉其勇加提督銜瑚爾察圖巴圖魯名號
世襲雲騎尉職尋調廣東南韶連鎮總兵子承禧亦以
功賞戴藍翎以縣丞歸部銓用十二季特擢廣東陸路
提督十四季卒於官公狀魁梧能彎二石許弓廉傑剽
悍負奇畧方以步卒從征湖南高多寨之役始陳執旂
先登賊槍洞公左臂血流殷袴褶弗稍卻賊驚爲神凡
檄調聞賊所在如剋私仇故所向有功補雲南叅將時
雲鹽引塞川私充斥州縣寃橫莫敢撓公請於制府微

行廉其實泣事之日募壯俊給日食有能死一梟者犒錢二萬獲馬畜自入聞募者麇至徐黑二者號二王雲南梟渠也徒黨數千踞霑益馬龍二州公任曲尋獨騎率從者數人一日夜抵所轄平彝縣與霑益鄰召汎官掠老李二授以多金命之曰徐黑二方會於落木墟爾持此往與博則迅使爾副來告也甫人定告者至公率騎馳往縛之天明入縣城以黑二與縣令驗之實人皆神之自是梟乃日斂先是小梁山賊聚眾劫掠官吏墮其鋒者數十季矣或請於制府以官軍勦之公不可曰以官軍往匪滋爲巨患則賊眾颺去耳獨請署尋霑營

黎將事小梁山者黎山也屬宣城黎將駐焉公往則日出騎游獵於其山下漸與其眾狎乃伏兵誘執賊渠而裂其山焚之其當事任奇敢往類如此泮泉岡之役提督羅忠舉等圍賊數日公至曰亟以大眾然之事竣而欽差大臣至將以疑其速也粵狃趙子清突挾數千眾踰江華將爲趙金隴援兩使者乃檄公往勦之尅以旬日公往七日而殲賊千趙子清就擒乃出兵接捕餘賊於四山間而廣東排狃猖甚兩廣總督星檄策公赴連州公召麾兵未集乃屬兵於部將而手提三百率行比至連大拱橋游擊鳳靈適以賊圍急來請救公立往

或難之故緩其軍芻糧使不得行公號其眾拔隊疾馳距鳳靈營十餘里乃分兵自率一隊入叢菁間道以出賊背突擊之賊眾驚奔山梁圍遂解鳳靈等合軍賀公獨布令肅眾以待夜定賊復出前後山梁麾將郭宏升等伏苙發賊大驚方反奔而猺排左右忽火炆騰天煙燄四塞是夕羣猺號聲震澗谷相踐踏灰者以千計及明而洋泉浚山兵至遂攻內五排等十九冲寨勝撲擊擒戮無算逆猺哀懼乞降越日欽差禧恩等適自湖南至乃與提督余步雲等接勦西路冷水各小冲受猺民降蓋公始至獲勝之機實以三百卒也公忠亮敢爲

而性傲特大拱橋之猶已出降而 欽使後至或希兩
使者意擬公以勝仗報公厲色曰吾能打真仗不能爲
假仗也及所向驗其材勇 欽使乃與公好而公亦輸
力以效焉比任廣東提督嘗出兵擒煖坑山賊劉花面
胡短手等游擊劉際清以陷賊逸歸被劾而公亦以議
奪級時天下查禁洋煙之令嚴公以廣東賊匪恆藉是
滋擾倡議變法以淡其旤請於制府奏之不果踰年英
吉利夷目義律果以兵船突破內河礮臺水師兵棄險
反悉公告於制府請囚洋行與夷目通互市者而絕其
倉飲以數十艘幢載巨石沉海口隘道中然後以草船

數百橫內河計燒夷船將不戰自慄令行公率兵獨駐海之中流沙義律果悚息乞哀由小港河遁澳門然船石實未集公爲人言之尤以爲憤也公之率上聞奏悼惋以提督例加卹賜祭葬謚曰勤勇公之先世有隱德祖子於起家行間及公之身恢其先緒出入戎旅大小歷數十戰以功名終嗜其盛哉公旣卒子承禧走京師以公歷官行事來告曰願有所述用爲撰錄如右謹狀

誥授朝議大夫戶部江南司郎中湯君行狀

君諱鵬字海秋湖南益陽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祖父

皆封朝議大夫戶部貴州司員外郎君生負異稟九歲
能屬文十四補學員工爲制舉文掃棄庸近縱橫排盪
能自伸其說成一家言道光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
率甫冠所爲海秋制藝數百篇已風行天下君自成進
士以至事分禮部觀政之餘益閉戶研淬經史縱涉百
氏子書庚寅以其官兼軍機章京充方畧館纂修踰年
前大學士曹文正公以禮部方冗眾待補需時日恐抑
君才特奏請調君戶部補浙江司主事擢貴州司員外
郎充乙未科會試同考官得士二十有二人多英雋人
皆謂君不日月濟津要得美仕矣而君獨以資求薦御

史擢山東道南拜官一月二上章最後言工部尙書宗
室載銓辱詈本部滿司員崇曜事仍以君爲戶部員外
郎升四川司郎充己亥陝西鄉試正考官於路聞母喪
服闋補江南司郎中管理軍需局君以數奉海疆連兵
英吉利甫就撫宜善馭之上善後事宜三十條大抵言
羈縻之中宜思豫防凡召募練勇修船造礮緝奸設險
諸務皆指陳懇切而於用人之道則請破成格開特科
尤徃復致意焉疏入聞中以郎中俸滿截取知府記名
一季忽暴疾一日卒時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也蓋
君始由軍機得御史人皆以爲將大起繼浮湛曹司汶

汝頗自侘傺然時意氣感激抗言天下事則憤義形於
言色豈謂其方強盛而遽忽然盡邪君修髯偉貌嶺臆
雄鷲言詞侃侃樂交天下豪傑中外名公卿以至偏隅
遠方薄技片能之士咸相傾倒而人亦皆樂就之獨伉
直於人有不合不宿中必盡言以質之或相執則忿爭
以是人之交君始莫不曰海秋賢而或者不能終之其
讀書來大義不屑屑章句攷訂尤自雄文詞與建甯張
際亮交際亮以詩名於時而君初未爲詩一歲與張別
數月相見出五册示之則已爲詩歌數百篇淋漓跌宕
一發於其激昂振迅不可一世之概張撫卷大愕以爲

李夢陽復世也復官戶部後益發憤著浮邱子九十餘篇其文幹立枝分以演蘊於不窮設論一事必先出盡情勢利害而後證歸經傳之言其自謂海秋之所學與海秋之生也之所目蒿而心傷者悉於是焉存又言爲天下者賢能通萬物之情以定天下之務若徒治天下事以吏胥之才而待天下士以妾婦之道惡在其爲治日也余與君同官戶部始識君數月泛相值也一日於友人家讀余一詩立策馬造吾廬持其所爲詩以贈漣談及暮始去自是凡相見於官所必俱文酒友朋之會必相招問余有所佗以質君必激揚之且道於人人益

君好宏獎於人士皆然而余爲尤親方余之未見君也
人或謂君高岸不可向乃與余相見殊率易多可愛敬
君率前日與余同入官署時方議復米利堅國通市事
宜 盲行矣君呼吏持牘前張目誦視意蹙蹙若大戚者
久之遽出登車去余視牘中議知君前陳善後疏中有
所逆中而至是夷果以爲請議予之謂君蹙蹙者殆以
是夫豈意其不三日歿也君生嘉慶辛酉季三月十三
日卒季四十有四凡所爲詩文集若干卷七經補若干
卷浮邱子九十卷明林三十卷未成書配某宜人先卒
繼某宜人卽前配之妹子五俶昭信昭什昭佑昭啟昭

俶昭扶君喪歸有日余禿問誌狀闕如是後少者責也
乃不辭爲之狀爲俶昭請上元梅先生曾亮爲誌以銘
其幽且以備後之爲吏官者擇焉

先大父行實

大父諱朝嫻一諱惟新字咸與先世居浙之蕭山明萬
歷中遷山陰六世至曾大父登仕公以縣佐起家官雲
南江洱縣尉積敘升巡檢大父生焉登仕公丁父憂服
闋得蘇州吳江縣同里巡檢改廣東福永巡檢是時高
祖母潘孺人年八十餘登仕公請歸養嘗伯烏烏詩以
見志家樂貧登仕公卒後伯祖書盤公棄舉子業習名

法家言橐筆出游大父以有兄故苦學困童子試十餘
季季三十猶日執諸經從塾師問難方書盤公之出出
南昌而廣州而桂林在南昌時資漸饒歸浙買田數十
畝置屋數椽兄弟焚室以居書盤公復出大父嘗一游
廣州省兄起居邑中強梁藥叔祖履新公闇弱盡謀吞
之大父歸訟不得直於是盡室以行從書盤公於桂林
書盤公教以名法家言懷集令某君延之幕三季去懷
集而陽朔而興安最後傲居桂林時先考亦習名法家
言一日大父召而謂曰吾家數畝宮弗能守先人邱墓
將爲牛羊樵牧之區吾痛於此寄焉今之爲此者以

國家典章承人意旨所向吾安能顛倒小民曲直與爲
民牧者這咎責耶亟棄去且曰我子孫當毋背我言也
年五十屏居不出先考在時嘗日月有所入以奉甘旨
先考歿先妣能繼事之使大父念其貧迫先妣歿而大
父悲傷不克自存乃就養於從父任道家晚得心疾錫
振自先妣歿出依劉氏姊姊家距桂林四百里而遠大
父忽召之亟大姊命錫振歸侍大父疾時佗時止請以
醫者進而弗許從父家以爲常錫振在側兩月大父疾
少間命之曰秋涼鐙火可親汝亟歸姊家讀汝書行復
來也錫振去再踰月而大父卒矣痛哉大父修眉長髯

冠高冠布褐寬然遨遊縉紳間自以齊民未嘗僭用士
夫之服同流或反詫之晚自遁於佛氏日持佛經一卷
尤好爲人言善惡因果事嘗爲山陰本支宗譜八卷絲
系傳志墳塋圖說皆備意子孫歸其故鄉無以識卹隴
也悲哉生乾隆戊辰季三月初八日以遁光戊子季十
二月初十日卒享季八十有一錫振幼僭不能綜悉大
人行事長不肖顛越無能歸視先邱以遂在天之志謹
卽生平所聞知者畧志之以自無忘其不肖也

先考妣行實

府君諱任鈞先大父生三子字伯父任洪蚤率府君其次

也錫振生一歲而孤聞人言府君卒時召大姊抱錫振至牀側語之曰是子能長成唯汝善視之姊今不忍言也府君卒十七從先大父游桂林踰季先妣自山陰來歸先大母治內嚴家貧弗能有僮僕閭以外灑掃庭戶府君職之闕以內縫紉浣濯庖爨先妣職之劬勞況瘁有人弗能給者今咸寧間爲其子婦言必舉先考妣曰若某某之爲子婦汝曹不能一日居也府君既棄學從先大父習刑名家言執業勤苦自爲筆劄纍纍盈十餘篋笥國朝百餘年來成案之著爲令與令甲所不及比引侔例及舊事相等量成讞者類聚而修列之法家

老病值獄棘難靡弗樂就商榷獨性高介與時居仕宦者弗合數居官幕唯以貧故隱忍處之及先大父晚多疾疾必馳書召府君嘗日夜行數百里以歸則先大父或已晏然如是者以爲常時人尤歎迂之所如益不合鬱鬱恒家居是時府君率三十餘矣先大父出游賊黨間府君必隨侍投几換杖抑抑然若童幼羣從子弟或率稍長者及見之今猶能指其處也以積勞成瘵疾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六月廿四日卒於家時先大父率已六十餘先妣生長兄溥太姊次兄濟次兄渭二姊及錫振六人兄濟先塲兄溥亦繼歿兄渭率十齡錫振及晬

自府君卒家貧將無所得食先妣及大姊日夜勤女紅使兄涓鬻於市以自活傲居屋三楹先大父居於前爲室先妣及兄涓借錫振居中間大姊二姊居於後爲廚庚辰大姊歸劉氏則二姊獨居之先妣上堂間大父起居入撫孤兒女者七季足未嘗踰庭戶使兄涓及錫振就塾師學歲終典鬻行束修禮塾師弗忍納然予兄弟就塾未嘗衣垢敝縫紉浣濯必整潔人見之忘其貧也日嘗一飯或抵暮不得食則使兄涓出市餅餌供先大父餐以其餘使錫振食問母與姊無所得食則嗷然哭弗食嗚呼豈知七季以往雖欲常饑餓以一日事不可

得邪道光元年辛巳三月初六日先妣率而錫振始來
依大姊矣時距先考之率七季先妣嫂五季兄渭履大
姊家又十二季丁酉大姊以二姊適甯立悌錫振亦以
是季舉廣西鄉試戊戌歸試禮部不第歸乃卜曆先大
父母於桂林城外之南塘以先考妣祔焉錫振穉愒不
能識府君容貌行事大姊言姊實肖府君錫振與甯氏
姊肖先妣也府君生乾隆四十季乙未八月十五日率
季四十先妣氏袁生乾隆四十一季丙申三月初一日
率季四十有七謹志其畧於此是大姊所嘗言戚黨間
所嘗稱道者痛哉

張安人述

安人張氏陝西涇陽縣人父五緘湖北蘄水縣知縣母氏王安人幼孤母氏撫兄芾令詹事府少詹事及安人年二十三歸余未嫁之日事母以孝聞由孩提至成人寢起未嘗去母懷饗殮蚤莫盥漱效唾必親侍母疾嘗竟夕不交睫不知憊旣嫁猶言弗得親母事心俛俛若也余自前年留京師蚤蓄歸志姊氏劉數遙止之獨敦言婚事不已娶京師而姊氏家近尤落益時時思歸故雖有室常惻惻懷旅人憂歸旣不成而重困疲及安人率始席余悒悒者貽之賦而致若蹙若是也安人之來

歸以適光王寅三月明季六月以產難卒性和柔明達
識事理無婦人瑣瑣狀而事余特敬順未嘗言色違忤
余嘗縱逸不自筦攝或泥飲沈醉安人恒曰君不飲則
重戚戚飲則酒焉是何以善其生嗚呼吾過不可追而
安人遽永逝其何日忘哉安人之病余重漫忽及勢亟
挾醫至而已無及獨顧余言孤姊氏恩呼母長號以終
歲九月朔之七日以安人殯移於城南之蕭寺卒三月
矣掩塋而爲之述以寄吾悲於其歸葬且質有道君子
賜銘志焉

舅氏鳳千公事畧

錫振七齡喪母卽依姊氏劉姊爲錫振言吾有舅嘗目疾一從外王父激玉公游粵西歸山陰後三十季不相聞及錫振歸山陰謁墓時始一得見而舅氏將八十余居舅家一季餘歸京師又一季而舅氏卒袁氏山陰練塘邨人先世雄於財 國初時遷魏城魏以財雄者號陳趙袁杜百餘季來陳趙袁皆落唯杜猶中富而袁氏丁最盛合族丁至三千餘百季不少袁舅氏諱最翔字鳳千外王母氏王生公及錫振母蚤卒外王父持義不娶娶激玉公嘗攜公出游粵西南太諸魏邑公季及壯日僅能通行路激玉公喪歸娶舅母氏金公嘗言吾歸

贅於金一室外無長物金故小富舅母勤順晝夜紡織而兩兄及篤能與公其財夫婦慤慤縮衣節食數平生我表兄樂周樂疇一女歲時漸居積吾紹士夫之族重宗祠祭祀袁氏盛時祠中置田廬甚充而以其餘周于姓婚喪子孫旣蕃支房分執奉事舅執事恭舅母氏能佐之佐支窮弱或稍惰弛不任事者得請代必於公諸父老子弟亦莫不頽然鄉人之承袁氏祭祠業者亦聞公執奉事則倍樂輸納之唯恐後當先世置產時以歲豐歉平者爲衡公執事先後十餘年間歲頻稔公又勤約春秋每事必躬親牲畜備脯俎豆浣滌事就理而

資常裕于姓婚娶緩給焉而猶多贏既高季爲族長以
禮義倡率袁氏族人數千至數十季未有一詞訟公門
者公季五十時樂周兄弟弟長成皆有室乃歸復居于澗
城之小江橋時漱玉公游粵老又患一足風公迎歸養
三季漱玉公季八十不疾而季公平生儉築麤衣惡食
里人訕焉而事漱玉公當大事獨豐於人人又詫之少
小以目疾未嘗受書史而行事中禮貌方頤下豐微髯
身僅中人而特強固出語聲琅然一飲酒輒數升日辨
色起率家人灑掃日出坐江橋與市人通易有事一小
舟赴田莊或陸行日數十里未嘗乘輿言動嫗煦鄉人

雖與阜親之若父兄顧操履方嚴賊族畏憚或有過行懼人以聞聞必訶責之不稍貸又樂施與有急難者必往告之歲除之夕嘗使樂周兄弟攜錢數萬抵暮出巡閭巷間以散于人之困乏者錫振自官京師與鄉人沈春榮遇揆悉公狀比其歸以一書聞舅氏得書重悲喜恨弗得一見丁未秋錫振自粵旋京師道歸掃先塋於謁公舟及門公策杖出樂周樂疇及周子樹栗樹人樹獲疇子樹教左右扶掖唯樹教幼在抱公手握余泣失聲曰吾豈不知而母之猶有子若此也吾亦不知吾之猶得見汝歸而與吾子孫見也錫振視公酡顏皓鬢眉

善怳怳如夢寐既而悄然以悲復與公俱泣不能止乃不肖中疾抵舅家甫兩日而病莫能興公每日謹視出入撫摩之時其飲食藥餌而不肖疾日篤幾死兩表兄體公意尤善視之朝夕勞苦當疾甚時牀席歲惡有人弗能堪者公居我屋後樓使長孫栗俱嘗味且雨中聞屐聲鏗然至樓下呼栗問叔夜來病若何得眠否市得某物思食否錫振沈綿聞之愀愴獨飲泣公嘗持謂若先人隱德而一綫延必不灰余亦僅恃公言私念養生親長唯舅氏存耳而遭橫癘獨得依公或不灰一平錫振室施自京師來公留居月餘復牀輿就吳中醫醫一舉

病良起復還舅家一月上先隴一一皆公指導之行旋
京師時舅氏八十矣神明飲食如平常錫振拜出獨悲
甚錫振抵京師明年從征粵見姊劉述舅氏狀時以
先皇帝宣宗升祔恩當得封姊命以本身勉舅父母冀
公親見之比歸京師而樂周來赴舅氏率嗚呼何區區
者不之畀是天之使不肖之不得以將其愛也樂周來
書言老人無疾獨自錫振行漸簡出亦不多飲飲亦漸
弗勝江橋袁氏屋置三百季矣子姓或持之幾成訟而
公弗忍錫振之歸始號於族禮歸之公公嘗言茲吾事
畢矣公卒咸豐二年壬子九月九日距生乾隆三十五

季庚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壽八十有三嗚呼不肖七齡
遂弗見母又二十季而僅一見舅從以疾厄重憂之而
區區之報又弗及也痛哉子樂周以城工敘國子監典
籍樂疇國子監生女適同縣李袁氏未有科甲第公於
子若孫尤望之孫五人皆幼學

記周孝子事

湖北蒲圻縣周孝子人偉方襁褓時父某爲族人周新
睦所殺新睦故豪強狡訟得不死孝子母時時輒屏泣
孝子漸長成蹠請之屢矣母以告則孝子亦唯飲泣季
十七有室矣孝子就塾師某學新睦與師故有交一夕

孝子方讀新睦獨詣師夜半始去孝子忽不見有頃塾中人聞呼殺人聲眾往跡之見新睦卧石橋上頭面兩臂皆創甚目炯炯猶能言曰人偉殺我眾歸塾中見孝子頽然坐書幌間手刃血淋漓擲鐙下新睦斃孝子自簪於官竟下獄以死邊腹得一子竊維子復父讐先儒論之詳矣記曰父之讐弗與其戴天周禮乃曰殺人而誅者令勿仇又曰殺仇讐者告于士殺之無辜周禮之言疑不可闕夫殺人而義者爲私言之乎天下無私殺人而義者雖義亦何可私殺人爲官言之乎殺人而義者固不得仇讐殺人而義者亂民也不待辯若報仇讐

而得告於士爲士者固宜代雪其讐不待報者之自往
殺之非唯如退之所言孤種羸弱抱微志伺敵人之便
不能自言於官也唐人謂復讐事律無其條今律雖無
專言復仇而凡殺有辜者得無死矧殺人之曾殺其父
而倖逃於大辟者哉 國家法網寬大有司者不能善
行其意奸民殺人而得不死者眾矣事覺而吏得其情
又牽於前有司者之絀累而不敢反於平孝子之所以
率死也歟或言孝子恂謹良愿而其讐剽悍習拳勇能
敵數十輩以善柔而勝強暴若將有鬼神左右之者然
當其聞父死之由能飲泣而不驟發必俟其幾之可乘

而後一決以盡仇人之胸其精誠之至天亦授以可憐
之幾以哀其孝而成其志而人顧莫之知感也哀哉余
同季友賀君霖若嘗與孝子爲同塾者言孝子事甚信